





靖子坐在椅子上，动弹不得，那个物理学家说的话朝她当头压下。那些内容太惊人，而且太过沉重。这个重担，几乎压碎了她的心。

那个人竟然如此牺牲，她想着住在隔壁的数学老师。

富坚的尸体是怎么处理的？石神什么也没告诉靖子。他说她用不着想那种事。靖子还记得他在电话彼端，淡淡地说他已经全都妥善处理好了，什么都不担心。

她的确感到奇怪，警方为何问的是犯案翌日的不在场证明。之前，石神已吩咐过三月十日晚上该怎么行动。电影院、拉面店、KTV、还有深夜的电话。样样都是照他的指示做的，但她并不了解这么做的用意。刑警问起不在场证明时，虽然她一一据实回答，但心理其实很想反问：为什么是三月十日？

她全都明白了。警方令人费解的调查，原来全都是石神设计好的。但他设计的内容实在太过惊悚。从汤川那里听到时，虽然心知除此之外的确别无可能，但她还是无法相信。不，是不愿相信。她不愿去想石神牺牲到如此地步，她不愿去想石神为了自己这么一个毫无长处、平凡无奇、又没什么魅力的中年女人，竟然毁了自己的一生。靖子觉得自己的心还没坚强到足以承受这个事实。

她用手蒙着脸，什么都不愿想。汤川说他不会告诉警方，他说一切都只是推论毫无证据，所以你可以自由选择今后该走的路。她不由得恨恨的想，他逼她做的是何等残酷的选择。

她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，甚至无力站起。正当她像石头一样缩着身子之际，突然有人拍她的肩，她吓得猛然抬头。

身旁站着人，仰脸一看，工藤正忧心忡忡地俯视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一时之间她无法理解，工藤怎会在这出现。看着他的脸，这才渐渐想起约好要碰面。大概是在约定地点等不到她，所以担心之下才出来找她吧。

“对不起。我有点……太累了。”除此之外，她想不出别的藉口，况且她的确很累。当然不是身体，而是精神上的疲惫。

“你身体不舒服吗？”工藤柔声问道。

但就连那温柔的声音，在此刻的靖子听来都显得好愚蠢。她这才明白，有时不知道真相原来也是一种罪恶，她觉得不久之前的自己也是如此。

不要紧，靖子说着试图起身。看她一个踉跄，工藤连忙伸手挽扶。她说了声谢谢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”

靖子摇头。他不是可以解释的对象，这世上找不到那样的人。

“真的没什么，只是有点不舒服所以在这休息一下，已经没事了。”她想发出开朗的声音，但是实在提不起那个精神。

“我的车就停在旁边，休息一下我们就走吧。”

工藤的话，令靖子不由得回视他的脸。“去哪里？”

“我订了餐厅。说好七点到，不过就算晚个三十分钟也没关系。”

“喔……”

连餐厅这个字眼，听起来都仿佛来自异次元，难道要叫我现在去那种地方吃饭吗？要怀着这种心情，堆出假笑，以高雅的动作拿刀叉吗？不过，这当然完全不是工藤的错。

对不起，靖子低声说。

“我实在没那个心情。要吃饭的话，还是等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吃吧。今天有点……该怎么说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工藤伸出手制止她继续说，“看来的确是那样比较好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也难怪你会累。今天你就好好休息吧。仔细想想，这阵子你的确一直不得安宁。我该让你喘口气才对的，是我太不替你着想了。对不起。”

看到工藤坦诚道歉，靖子再次觉得此人也是个好人，他是打从心底重视着自己。有这么多人这么爱我，为什么我却无法幸福呢？她空虚地想。

她几乎是被他推着迈步走出，工藤的车子就停在几十公尺外的路上，他说要送她回家。靖子知道该拒绝，却还是厚颜接受了。因为这条回家的路，似乎变得格外的遥远。

“你真的不要紧？如果有什么事，我希望你毫不保留地告诉我。”上了车后工藤又问了一次。看到靖子现在的样子，会担心或许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嗯，不要紧。对不起。”靖子朝他一笑，这已是她竭尽所能的演技。

就各种角度而言她都是满心歉疚。这股歉意，令她想起一件事，工藤今天要求见面的理由。

“工藤先生，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”

“嗯，对，本来是这样。”他垂下眼，“不过今天还是算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他发动引擎。

坐在工藤驾驶的车上，靖子茫然望着窗外。天色早已全黑，街景正逐渐换上夜晚的风貌。要是都能这么化为暗黑，世界就此结束，不知该有多轻松。

他在公寓前停车。“你好好休息，我再跟你联络。”

嗯，靖子点点头便伸手去拉门把。这时工藤说：“等一下。”

靖子一转头，他舔舔唇，砰砰拍着方向盘，然后手伸进西装口袋。

“还是现在告诉你好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工藤从口袋取出一个小盒子，一看就知道那是装什么的。

“电视连续剧常出现这种画面，本来我不太想这样做，不过也算是一种形式吧。”说着他当着靖子面前打开盒子，是戒指，大大的钻石绽放出细碎璨光。

“工藤先生……”靖子愕然凝视着工藤。

“用不着现在立刻答复没关系。”他说，“我知道还得考虑美里的感受，当然首先你的想法也很重要。不过我只希望你明白我绝非抱着玩玩的心态。现在的我，绝对有信心让你们母女幸福。”他拉起靖子的手，把盒子放在她掌上。“就算收下了你也不用心理负担，这只是一个礼物。不过如果你决心和我共度下半生，那这枚戒指就有它的意义了。你愿意考虑看看吗？”

靖子的掌心感受着小盒子的分量，不禁仓皇失措。她太惊讶了，以致于他的表白连一半都没听进去，但她还是看懂了他的意图。正因为懂得，所以心理才更混乱。

“抱歉，我好像有点太唐突了。”工藤浮现腼腆的笑容，“你真的不用急着回答。跟美里商量一下也好。”说着就把靖子手上的盒子盖起来。“拜托你了。”

靖子想不出该说什么，千头万绪在脑中来回穿梭，包括石神的事——不，或许该说那占了大半。

“我会……考虑看看。”她费尽力气才挤出这句话。

工藤欣然地点点头，靖子这才下车。

目送他的车子远去后，她才回家。打开房门时，她瞥向隔壁那扇门。虽然塞满了邮件，却没有报纸。想必是石神去警局投案前就已把报纸停掉了。这点心思，对他来说肯定不算什么。美里还没回来，靖子瘫坐在地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然后突然念头一转，打开旁边的抽屉，取出塞在最里面的点心盒，打开盖子。那是用来装旧邮件的盒子，她从最低下抽出一个信封。信封上什么也没写，里面有一张报告用纸，写满密密麻麻的字迹。

那是石神打最后一通电话前，放进靖子家信箱的。除了这张纸本来还有三个信封，里面装的每一封信都足以证明他在疯狂纠缠靖子，现在那三封信在警察手上。

这张纸上针对三封信的用法、当刑警来找她时该怎么应答等等，都有详细的说明。不只是对靖子，还写了对美里的指示。在那详细的说明中，缀满了他预估各种状况、好让花冈母女无论受到任何质问都不会动摇的细心顾虑。因此靖子和美里，才能毫不仓皇、理直气壮的与刑警对峙。当时靖子觉得，如果这时候应付得不好让人看穿谎言，就会害石神的一片苦心化为泡影，想必美里也有同样的想法。

这些指示的最后，还补上这么一段。

“工藤邦明先生似乎是个诚实可靠的人。和他结婚，你和美里获得幸福的几率应该比较高。请把我完全忘记，千万不要有罪恶感。因为如果你过得不幸福，我的行为将会完全成为徒劳。”

她看了又看，再次落泪。

她以前从没遇到过这么深的爱情，不，她连世上有这种深情都不知道。石神面无表情背后，其实藏着常人难以理解底蕴的爱情。

得知他去自首时，她以为只是替她们母女顶罪，但是刚才听到汤川的叙述后，石神蕴藏在这段文字中的深情，更加强烈地刺向她的心头。

她想去警局说出一切，然而就算这样做也救不了石神，因为他同样也是杀了人。

她的视线停驻在工藤给的戒指盒上，打开盖子凝视戒指的光芒。

既已到了这个地步，或许至少应该照石神的心愿，只考虑母女俩怎么抓住幸福就好。诚如他所写的，如果在这时退缩了，他的辛苦将会付诸流水。

隐藏真相很痛苦。就算怀着秘密抓住了幸福，想必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受。肯定会终生抱着自负的念头，没有片刻能得到安宁。不过靖子觉得，忍受这种痛苦，好歹也算是一种赎罪。

她试着将戒指套在无名指，钻石好美，要是能心中毫无阴霾地投入工藤怀抱不知该有多幸福。但那是个无法实现的幻梦，自己的心永无放晴之日。心如明镜不带丝毫阴霾的，毋宁该是石神。

把戒指放回盒中时，靖子的手机响了。她看着液晶萤幕的来电显示，是个不认识的号码。

“喂？”她回答。

“喂？请问是花冈美里同学的妈妈吗？”是个没听过的男人声音。

“对，我就是。”她有种不详的预感。

“我是森下南中学的坂野，突然打电话来不好意思。”

是美里念的国中。

“请问，美里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老实说，刚才我们在体育馆后面发现美里倒卧在地下不省人事。她是那个……呃……看样子，好像是拿刀子还是什么割腕。”

“啊？……”靖子心脏突然乱跳，几乎要窒息了。



“因为出血严重，我们立刻把她送往医院。不过没有生命危险，请您放心。只是有可能是自杀未遂，所以我想应该先让您知道……”

对方说的后半截，几乎完全没传进靖子耳中。

眼前的墙上有无数污渍。他从其中选出几个适当的斑点，在脑中以直线联结那些点。画出来的图形，等于三角形和四角形、六角形的组合，接着再涂上四种颜色加以区分，相邻的区块不能同色。当然一切都是在他的脑中进行。

石神在一分钟之内就完成了这个课题，一旦破解了脑中的图形，就再选择其他斑点进行同样的步骤。虽然单纯，但就算做了又做也不厌倦。如果做腻了这个四色问题，接着只要利用墙上的斑点，做解析问题就行了。光是计算墙上所有斑点的坐标，恐怕就得花上不少时间。

身体受到束缚根本不算什么，他想。只要有笔和纸，就能做数学题。万一手脚被绑，在脑中做同样的事也就是了。纵使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都听不到，也没人能把手伸到他脑子里。那里对他来说就是无垠乐园，沉睡着数学这个矿脉。要把这些矿藏统统挖出来，一生的时间未免太短。

他再次感到，自己并不需得到任何人的肯定。他的确有发表论文、受人评价的欲望，但那并非数学的本质。是谁第一个爬上那座山固然重要，但只要当事人自己明白那件事情的意义就够了。

不过石神也是费了不少时间，才到达现在的境地。就算不久之前，他差点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当时他甚至觉得，只擅长数学的自己，如果不能在那领域有所进展，就等于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每天他的脑子里只有死这个念头，反正自己死了也不会有人伤心、困扰，不仅如此，他甚至怀疑有谁会发现他的死。

那是一年前的事。当时石神在屋里拿着一条绳子，正在找地方挂。公寓的房子，出乎意料地缺乏这种适合上吊的地方。最后他只好在柱子上订个大钉子。把做成圆圈的绳子挂在那上面，确认加上体重后是否撑得住。柱子发出吱吱的声音，但钉子没弯，绳子也没断。

他已毫无留恋。没有理由寻死，但也没有理由活着，如此而已。

他站上台子，正要把脖子套进绳索时，门铃响了。

那是扭转命运的门铃声。

他没有置之不理，是因为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。门外的某人，说不定是有什么急事才来找他。

开门一看，门外站着两名女子，好像是母女。

看似母亲的女人自我介绍说是刚搬来隔壁，女儿也在一旁鞠躬。看到两个人，石神的身体仿佛被某种东西贯穿。

怎么会有眼睛这么美的母女？他想。在那之前，他从未被什么东西的美丽吸引、感动过，也从不了解艺术的意义。然而这一瞬间，他全都懂了。他发觉那和解开数学题的美感在本质上是相同的。

石神早已记不清她们是怎么打招呼了，但两人凝视他的明眸如何流转、眨动，却至今仍清晰烙印在记忆中。

邂逅花冈母女后，从此石神的生活为之一变。自杀的念头烟消云散，重获生命的喜悦。他光是想象母女俩正在哪做什么就觉得开心，世界这个坐标上，有靖子和美里这两个点，他觉得那宛如奇迹。

星期天最幸福，只要打开窗子，就能听到两个人说话的声音。虽然听不清楚内容，但随风传来的隐约话声，对石神来说就是至高仙乐。

他压根没有想和她们发生关联的欲望，他认为她们是自己不该碰触的对象。同时他也发觉数学也是如此，对于崇高的东西，光是能沾到边就够幸福了。妄想博得名声，只会有损尊严。

帮助那对母女，对石神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要是没有她们，就没有现在的自己。他并不是顶罪，而是报恩，她们想必毫无所觉。这样最好。有时候，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，就足以拯救某人。

看到富坚的尸体时，石神的脑中已拟好一个计划了。

要完美地弃尸很困难，就算做得再怎么巧妙，也无法将身分曝光的几率降到零。况且就算运气好真的瞒住了，花冈母女也无法安心。她们将会成天活在不知哪时会东窗事发的恐怖中，他实在不忍心让她们受那种苦。

让靖子母女安心的方法只有一个，只要把案子和她们完全切割开来就行了。只要移到乍看之下好像相连、其实绝不相交的直线上就行了。

于是，他决心利用“技师”。

“技师”，就是那个刚在新大桥旁过起游民生活的男人。

三月十日清晨，石神走近“技师”。“技师”就像平时一样，坐在离其他游民有段距离的地方。

石神主动提议，要委托一桩差事。他说有个河川工程需要几天的监工，他先前就已察觉“技师”以前做过建筑方面的工作。

“技师”很讶异为何会找上他。石神说，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本来受托担任这项工作的男人发生意外不能去了，如果无人监工就拿不到施工许可，所以需要有人代工。他这么告诉“技师”。

交付前金五万元后，“技师”一口答应。石神带着他，前往富坚租的出租旅馆。在那让他换上富坚的衣服，命他安分地呆到晚上。

该晚，石神把“技师”叫去瑞江车站，他事先从条崎车站偷了脚踏车。他尽量选新车，因为车主如果能闹开更好。

事实上他还是准备了另一辆脚踏车，那是从瑞江车站前一站的一之江车站偷来的。这辆比较旧，也没好好锁上。

他让“技师”骑新的那辆，两人一同前往现场，就是旧江户川边的案发现场。

至于后来的事，每次想起总会为之一沉。“技师”直到断气，恐怕都还不明白自己为何非死不可吧。

他没让任何人知道第二起杀人事件，尤其是绝对不能让花冈靖子发现。因此他故意选用同样的凶器、同样的勒法加以杀害。

富坚的尸体，被他在浴室分割成六块，分别绑上石块后抛进隅田川。他分成三个地点，都是在半夜扔的，费了三晚。或许迟早会被发现，但无所谓，警方绝对查不出死者的身份。在他们的记录上富坚已经死了，同一个人不可能死两次。

只有汤川发觉了这个障眼法，因而石神选择向警方自首。反正他从一开始就已有这个心理准备，也做了各项准备。

他想，汤川大概会告诉草薙，而草薙也许会报告上司，但警方无法采取行动。他们已经无法证明被害者的身份有误。他预料自己很快就会被起诉，但事到如今已不能回头，也毫无根据。就算天才物理学家的推理再怎么神准，终究敌不过凶手的自白。

是我赢了，石神想。

警铃响起，是进出拘留所用的，看守离席站起。

一阵短暂交谈后，有人走进来，站在石神这间牢房前的是草薙。

在看守的命令下，石神走出牢房。检查过身体后，他被移交给草薙。这当中，草薙一句话也没说。

一走出拘留所房门，草薙就转向石神。“您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这个刑警到现在讲话还这么客气。石神不知道他是另有含义，抑或纯属个人习惯。

“的确有点累。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法律尽快做出裁决。”

“那么就当这是最后一次侦讯吧，我想请您见见某人。”

石神皱眉。会是谁呢？总不可能是靖子吧。

来到侦讯室前，草薙打开门。在里面的是汤川学，他沉着脸，定定凝视石神。

看来这是最后一道难关，他打起精神迎战。

两个天才，隔着桌子沉默了好一会儿。草薙倚墙而立，旁观两人的模样。

“你好像瘦了一点。”汤川先开口。

“会吗？三餐倒是吃得很正常。”

“那就好。对了，”汤川舔舔嘴唇，“你不懊恼被贴上变态跟踪狂的标签吗？”

“我不是跟踪狂。”石神回答，“我是暗中保护花冈靖子，这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。”

“这些我知道，包括你至今仍在保护她的事也是。”

石神脸上闪过一丝不快，他仰望草薙。

“这种对话对调查好像没什么帮助吧。”

看草薙不发一语，汤川说：“我把我的推论都告诉他了，包括真正做了什么，杀了谁。”

“你要吹嘘你的推论是你的自由。”

“我也告诉她了，我是说花冈靖子。”

汤川这句话，令石神的脸颊猛然抽动，但那立刻转为浅笑。

“那女的有略表悔悟吗？她有感谢我吗？枉费我替她除掉眼中钉，听说她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不关她的事。”

他歪着嘴，故意扮演恶人的姿态，令草薙心头一阵激荡。他只能感叹，原来一个人竟能爱人爱到这种地步。

“你好像深信，只要你不说真话，就永远无法揭穿真相，但你恐怕有点错了。”汤川说，“三月十日，一名男子下落不明，那是完全无辜的人。只要查明此人的身份，找到他的家人，就可以做DNA鉴定。再和警方以为是富坚慎二的遗体一比对，遗体的真实身份就会水落石出。”

“我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。”石神露出笑容，“那个人好像没有家人吧？就算还有别的方法，要查明遗体身份也得花上庞大的人力和时间。到那时，我的官司早已结束。当然，无论法官做出什么判决我都不会上诉。只要一结案就盖棺论定了。富坚慎二命案就此了结。警方再也无法插手。难道说——”他看着草薙，“警方听了汤川的话，会改变态度？不过那样的话，就得先释放我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凶手？但我明明是凶手，这份自白又要怎么处理？”

草薙垂着头。他说的没错，除非能证明他的自白内容是假的，否则不可能半途喊停，警方的作业系统就是这样。

“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你。”汤川说。

石神回看着他，仿佛在问什么事。

“对于你的头脑……你那聪颖过人的头脑，必须用在这种事情上，我感到万分遗憾。我很难过，也很遗憾永远失去了我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劲敌。”

石神的嘴抿成一线，垂下双眼，似乎在忍耐什么。

最后他终于仰望草薙。

“他好像说完了，可以走了吗？”

草薙看着汤川，他默然点头。

走吧，草薙说着打开门。先让石神出去，汤川尾随在后。

就在他正要撤下汤川，把石神带回拘留所之际，岸谷从走廊的转角现身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。

是花冈靖子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草薙问岸谷。

“这个……是她主动联络说有话要说，所以，就在刚才……听到了惊人内幕……”

“就你一个人听到吗？”

“不，组长也在。”

草薙看着石神。他的脸色灰败如土，那双眼睛盯着靖子，充满血丝。

“为什么，在这种地方……”他低语。

靖子如遭冻结纹风不动的脸孔，眼看着逐渐崩溃，两眼溢出清泪。她走到石神面前，突然伏身跪倒。